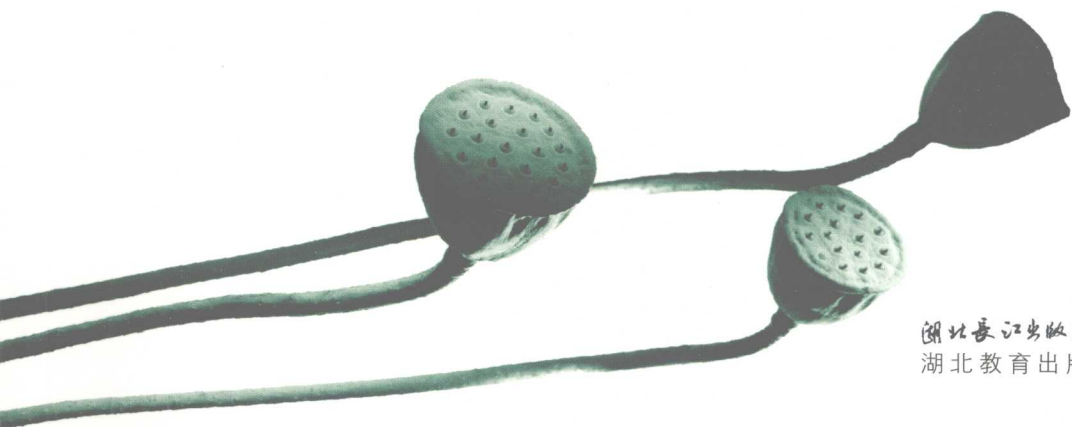


赵丽宏

美文
赏析

热爱生命

赵丽宏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教育出版社

赵丽宏

美文
赏析

赵丽宏 著

张予佳
点评

热爱生命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教育出版社

自序



这两本散文集，是应湖北教育出版社之约为青少年读者而编。

收在这两本书中的文字，只是我散文作品的一小部分。《热爱生命》一书，是关于人生，关于生命，关于亲情，关于童年和故乡的回忆。人生的一个瞬间、一个片断，亲人朋友的一句话、一个表情、一个动作，为什么会难以忘怀，其中奥秘，源于一个字：真。以真心说真事抒真情，应该是散文创作的灵魂和真谛。《音乐的光芒》一书，是和音乐有关的散文。我一直认为，在人类的艺术中，音乐是最美妙的。无形的旋律，可以表达人类心灵中最曲折微妙的感情，而文字往往无能为力。如何用文字描绘音乐，并抒写我对美好音乐以及它们的创造者发自内心的赞赏，我做了一些尝试。这两本书，并不是什么范文，而是我在生活和艺术的道路上寻找真善美的脚印。如果书中的文字能在青少年读者心中引起一点共鸣，引发一点思索，使他们对文学和艺术产生兴趣，我就万分欣慰了。

这两本书，不同于我以前出版的书，在每篇文章后面，都附有赏析文字。写赏析文字的张予佳和崔欣，是两位年轻的作家，他们用心阅读了我的作品，以简短的文字写出独到的感悟和心得，并作了很有意思的分析点评。这些赏析文字，本身也是凝结着智慧的美文，它们可以为阅读提供入门的钥匙。所以，这两本书，其实也是我和这两位年轻作家的一个合作。

谢谢为这两本书辛苦费心的编辑。也谢谢所有亲爱的读者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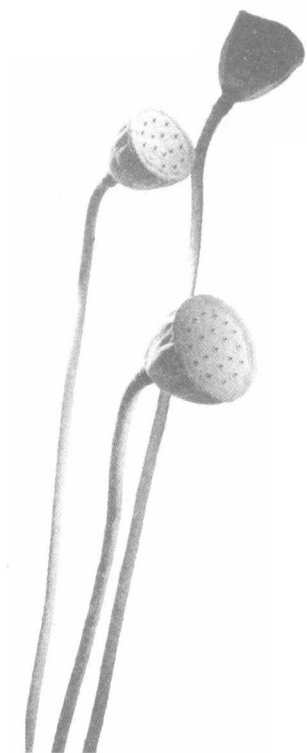
赵丽宏

2009年3月30日于四步斋

CONTENTS

目 录

芋	001
绣眼和芙蓉	004
羊	008
纺织娘	015
猎鸟	022
热爱生命	027
我的先生	031
童年的河	037
水迹的故事	043
童年笨事	046
战马蜂	052
贵在创造	056
挥手——怀念我的父亲	059
亲婆	068
二寸之间	080
母亲和书	084
不褪色的迷失	088
母爱和母土之爱	093



名字	005
独轮车	101
望月	104
小黑屋琐记	109
愿变成一棵树	114
他们从邮票里走出来	120
夜钟	126
夕照中的等待	129
炭火,燃烧在雪地里……	136
天上花,湖里梦	141
一封无法邮寄的回信	146
太阳鱼	150
旷野的微光	157
永远的守灯人	161
顶碗少年	165
小鸟,你飞向何方	171
溃散的黑暗	177
在急流中	183



芋

友人赠我一株水竹，栽在一个姜黄色的小陶盆里，细细长长的茎秆，举着几片水灵灵的扇形绿叶，清秀文雅，十分可爱。然而隔不多久，不知什么原因，水竹枯萎了，再也没能恢复生机。小陶盆便空了。

空陶盆搁在桌子上，实在不美观，想再栽一点什么花草，却总是没有机会。一天，母亲打扫厨房时，在屋角发现几个芋艿，这是去年冬天留下的，已经萌出了青青的芽。这芋艿不也可以栽在空陶盆里吗！母亲笑了：“这怎么是芋艿待的地方！小小一个花盆会憋死它呢！”我不以为然，把一个鸡蛋大的芋艿种进了陶盆。盆儿太小，只两把泥土，就把芋艿埋起来了。

我决定在盆里种芋艿，倒并非全是盲目，因为我喜欢芋的形状，并且觉得它们有点像荷。那是儿时的事情了，一次去乡下，看到农民在一大片芋田里浇水，我忍不住惊叫起来：“那不是荷叶吗！怎么不长在水里呢？”作出这样的结论，有两点根据：首先是叶的形状，圆圆的，翠生生的，接近荷叶；还有一点更要紧，水珠滴在芋叶上，就像一颗颗亮晶晶的珍珠微微颤抖着，滚动着——我总以为只有荷



叶才如此……

芋芽蹿得很快，开始只是细细的一小段，就像孩子们削得尖尖的小铅笔头，没有几天就有食指那么长了，再过几天，一片椭圆形的嫩叶悄悄舒展开来，像一顶绿色的小伞，撑开在小陶盆之上。第二片叶子很快又蹿出来了，而且一下子超过了第一片叶子，那细细的叶茎足有一尺多长。这以后，它就似乎定了形再没有什么变化。

“噢，真美！这是什么花草？”见到它的人几乎都会发出赞叹和疑问。

我的回答自然且得意：“是芋艿。没想到吧！”我为自己这小小的“创意”而得意。

真的，这样长在小陶盆里的芋真有一股子灵气，纤长的叶茎托着一大一小两片圆叶，组成了一个“V”字。叶子是浅浅的绿色，浅得近乎透明，像是用玛瑙和绿玉雕刻出来的，每天夜里，芋叶悄悄地卷起来，清晨又不知不觉舒展开了，这时候，叶面上总是凝聚着一颗晶莹闪烁的水珠。书桌上有了这样一盆植物，屋里的气氛变得清新而又生动。比之先前的那株水竹，这芋一点儿也不逊色呢！

芋叶没再增加，茎却越来越长，并且愈加显得纤细柔弱。有一天傍晚回家，我发现它有了很大变化，原来那个“V”字不见了，两片叶子都倾向了一个方向，仿佛两个人同时在向谁深深地弯腰鞠躬。芋叶依然是浅浅的、近乎透明的绿色，并没萎缩的迹象，这是怎么回事呢？母亲走过来瞅了瞅，说：“它是想见光。”我一看，果然，芋叶倾斜的方向正是窗子的方向。于是，我轻轻地将小陶盆转了半圈，两片芋叶便背向窗口了。我想，这样一来，它们自然会转过来的。第二天，芋叶真的动了，先是直起来，到傍晚，竟又恢复了前一天傍晚的模样。

这样经历了好几个反复。不管把小陶盆转向哪一边，两片芋叶

总是不屈不挠地再转过来，倒向窗口。它的顽强和执著使我惊讶，我时常有一种幻觉，书桌上的这株芋仿佛变成了一只关在小笼子里的鹤，它拼命地扇动着两片绿色的翅膀，想冲出去，失败了一次，又冲了一次……哦，这坚忍而又可怜的鹤呵！它终于显得疲倦了，原来水灵灵的叶子耷拉着，失去了绿玉般的光泽，微微泛出黄色，纤长的茎叶上也出现了好些焦黄的斑点。它憔悴了。

它未能开花结实，就悄然结束了生命的旅程。面对着又变得空空的小陶盆，我的心里充满了内疚，母亲的话在耳畔回响着：“这怎么是芋艿待的地方！小小一个花盆，会憋死它呢！”

赏析

作者记述了一次失败的“试验”——用花盆种植芋艿。有趣的是，将只有在土地里才能存活的农作物当做观赏的盆景，却能洞鉴其别致的美。其实美无处不在，只是我们缺少发现的眼光或者熟视无睹吧。“叶子是浅浅的绿色，浅得近乎透明，像是用玛瑙和绿玉雕刻出来的……”文中类似多处细腻逼真的描写，仿佛生命的蓬勃活力就绽放在我们眼前。

毕竟，生机勃勃的农作物最终无法被小小的花盆囚禁，它“未能开花结实，就悄然结束了生命的旅程。”如此结局固然有些伤感，却也是必然。人的生存和发展不也是一样的道理吗？没有合适的土壤环境，仅凭顽强的个人意志也难以达成心愿，所以我们还要培养识别环境的智慧……



绣眼和芙蓉

曾经养过两只鸟，一只绣眼，一只芙蓉。

绣眼体型很小，通体翠绿的羽毛，嫩黄的胸脯，红色的小嘴，黑色的眼睛被一圈白色包围着，像戴着一副秀气的眼镜，绣眼之名便由此而得。它的动作极其灵敏，虽在小小的笼子里，上下飞跃时却快如闪电。它的鸣叫声音并不大，但却奇特，就像从树林中远远传来群鸟的齐鸣，回旋起伏，变化万端，妙不可言。绣眼是中国江南的鸣鸟，据说无法人工哺育，一般都是从野地捕来笼养。它们无奈地进入人类的鸟笼，是真正的囚徒。它的动听的鸣叫，也许是对自由的呼唤吧。

那只芙蓉是橘黄色的，毛色很鲜艳，头顶隆起一簇红色的绒毛，黑眼睛，黄嘴，黄爪，模样很清秀。据说它的故乡是德国，养在中国人的竹笼中，它们已经习惯。芙蓉的鸣叫婉转多变，如银铃在风中颤动，也如美声女高音，清冷百啭。晴朗的早晨，它的鸣唱就像一丝丝一缕缕阳光在空气中飘动。芙蓉比绣眼温顺得多，有时笼子放在家里，忘记了关笼门，它会跳出来，在屋里溜达一圈，最后竟又回到了笼子里。自由，对于它来说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

两只鸟笼，并排挂在阳台上。绣眼和芙蓉相互能看见，却无法站在一起。它们用不同的鸣叫打着招呼，两种声音，韵律不同，调门也不一样，很难融合成一体，只能各唱各的曲调。它们似乎达成了默契，一只鸣唱时，另一只便静静地站在那里倾听。据说世上的鸣鸟都有极强的模仿能力，这两只鸟天天听着和自己的歌声不一样的鸣唱，结果会怎么样呢？开始几个月，没有什么异样，绣眼和芙蓉每天都唱着自己的歌，有时它们也合唱，只是无法协调成两重奏。半年之后，绣眼开始褪毛，它的鸣唱也戛然而止。那些日子，阳台上只剩下芙蓉的独唱时而飘旋起伏。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芙蓉的叫声似乎有了变化，它一改从前那种清亮高亢的音调，声音变得轻幽飘忽起来，那旋律，分明有点像绣眼的鸣啼。莫非，是芙蓉模仿绣眼的歌声来引导它重新开口？然而褪毛的绣眼不为所动，依然保持着沉默。于是芙蓉锲而不舍地独自鸣唱着，而且叫得越来越像绣眼的声音。绣眼不仅停止了鸣叫，也停止了那闪电般的上下飞跃，只是瞪大了眼睛默默聆听芙蓉的歌唱，仿佛在回忆，在思考。它是在回想自己的歌声，还是在回忆那遥远的自由日子？

想不到，先获得自由的竟是芙蓉。一天，妻子在为芙蓉加食后忘记了关笼门，发现时已在一个多小时以后，那笼子已经空了。妻子下楼找遍了楼下的花坛，不见芙蓉的踪影。在鸟笼里长大的它，连飞翔的能力都没有，它大概是无法在野外生存的。

没有了芙蓉，绣眼显得更孤单了，它依然在笼中一声不吭。面对着挂在对面的那只空笼子，它常常一动不动地伫立在横杆上，似乎是在思念消失了踪影的老朋友。

一天下午，我从外面回来，妻子兴冲冲地对我说：“快，你快到阳台上去看看！”还没有走近阳台，已经听见外面传来很热闹的鸟叫声。那是绣眼的鸣唱，但比它原先的叫声要响亮得多，也丰富



得多。我感到惊奇，绣眼重新开口，竟会有如此大的变化。走近阳台一看，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鸟笼内外，有两只绣眼。鸟笼里的绣眼在飞舞鸣叫，鸟笼外，也有一只绣眼，围着鸟笼飞舞，不时停落在鸟笼上。那只自由的野绣眼，翠绿色的羽毛要鲜亮得多，相比之下，笼里的绣眼显得黯淡，不过此刻它一改前些日子的颓丧，变得异常活泼。两只绣眼，面对面上上下下飞窜，鸣叫声激动而急切，仿佛在哀哀地互相倾诉，在快乐地互相询问。妻子告诉我，那只野绣眼上午就飞来了，在鸟笼外已盘桓了大半日，一直不肯飞走。而笼里的绣眼，在那野绣眼飞来不久就开始重新鸣叫。笼里笼外的两只绣眼，边唱边舞，亲密无间地分食着食缸里的小米，兴奋了大半天。

那两只绣眼此刻的情状，使我生动地体会到“欢呼雀跃”是怎样一种景象。妻子建议把笼门打开，她说那野绣眼说不定会自动进笼，这样我们可以把它养在芙蓉待过的空笼子里。有一对绣眼，可以热闹一些了。可我不忍心打断两只绣眼如此美妙的交流，我不知道，在我伸出手去开鸟笼门时，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是野绣眼进笼，还是笼里的绣眼飞走？我想了一下，无论出现哪种结局，都值得一试。于是我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去，但还没有碰到鸟笼，就惊飞了笼外那只野绣眼。我打开笼门，再退回到屋里。笼里那只绣眼对着打开的笼门凝视了片刻，一蹦两跳，就飞出了鸟笼。它在阳台的铁栏杆上站了几秒钟，然后拍拍翅膀，飞向楼下的花坛，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远处的绿荫中，隐隐约约传来欢快的鸟鸣。

赏析

生命都有热爱自由的本能，本文栩栩如生地记述了养鸟过程中的趣事，表达作者对“自由”的理解。这些理解并不是呆板的说教或议论，而是以“讲故事”的方式，穿插情节起伏，娓娓道来，是个人体会的自然流露。

文中活泼的绣眼比温顺的芙蓉似乎更向往自由的天地，然而当它开始褪毛，停止啼鸣时，芙蓉却学起绣眼的鸣唱声，并出人意料地率先逃出饮食无忧、免受风吹雨淋的囚笼。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以笼中孤独的绣眼居然引来同类，最后双双获得自由为结局。整体叙事结构恰似一个古希腊风格的寓言，饱含隐喻色彩和隽永的意境，将“自由”——这个丰厚的主题融会在通俗易懂的故事中，荡漾着亲切而美好的情愫。



羊

母 羊

刚下乡的时候，无人可说话。被人用审视的目光窥探时，宁可
可将视线对着土地，地上有青青的野草，还有隐藏在草丛里的星星点点的小野花，地上的这些景象，我百看不厌。和我一样对土地和青草看不厌的，还有一些异类朋友——羊。

在人烟飘荡的乡野之地，最常见的就是羊。它们很温顺，很憨厚，也很乖巧，或者两只三只，或者孤身只影，在路边和田头低着头吃草。见到有人经过，偶尔会抬起头来，用沉静的目光看着你，也许会“咩”地长叫一声，叫得你心颤，这叫声里，包含着许多凄凉和无奈。我曾经很仔细观察过羊的眼睛，它们的目光清澈而黯然。以人的目光看它们，这些黑蓝相间的眼睛从来没有变化，被关在羊圈里失去自由时是这样，孩子们笑着用青草喂它们时是这样，在田野里自由散步时也是这样，甚至在被牵进屠宰场时，还是这样。听到它们那凄凉无奈的叫声时，我总想，它们大概也会有悲欢忧愤的吧，只是我无法感知罢了。在从前读过的有动物的童话故事里，羊永远是忠厚而孱弱的一族，可怜巴巴地被凶猛残忍者欺负。记得小时候看马戏团演出，有羊拉车，羊走钢丝，看它们被鞭子驱使着，

毫无表情地完成主人命令它们完成的动作，觉得于心不忍。在所有的马戏节目中，我最不喜欢看的，就是羊的表演，并不是讨厌它们，而是可怜它们。

那天在田里种油菜，看到一只母羊和两只小羊在路边吃草。两只小羊不安分地围着母羊乱转，不时从田里跑到路中间。低着头吃草的母羊被小羊搅得心神不宁，停止了吃草，默默地看着它的这一对顽皮的儿女。这时，路上走过来一群孩子，领头的是村里的“淘气大王”。大概是为了在孩子们面前表现他的勇敢和强悍，走到三只羊身边时，他飞起一脚，将一只小羊踢翻在路边，又俯下身子，一把抱起另一只小羊，拔腿就跑。这时，发生了使我意想不到一幕：母羊先是冲到跌倒在地的小羊的身边，帮它挣扎着站起，又用嘴轻轻安抚了它一下。当发现另一只小羊被抱走时，它大叫一声，拔腿就追上去。只见它急步奔到那“淘气大王”的前面，转过身子，站在路中间挡住了他的去路。“淘气大王”抱着小羊停住了，母羊的举动使他吃惊，他瞪着母羊，一时不知所措。母羊一动不动地站在路上，和他对峙着。跟在后面的孩子们都惊呆了，默默地看着这人和羊对峙的局面。母羊的目光，看上去依旧平静木然，没有焦虑，也没有愤怒。抱着小羊的“淘气大王”却愤怒起来：你一头老实巴交的羊，竟敢和我过不去？笑话！听见小羊在他手里大声哀叫，他用力拍了一下小羊的脑袋，迈开脚步，想绕过母羊继续向前走。接下来出现的情景很精彩：母羊低下头，用它那两只短而小的角对准“淘气大王”猛冲过去。“淘气大王”猝不及防，想躲，却躲不开，惊叫一声，被撞翻在路中间，逃脱的小羊连声叫着奔到母羊的身边。母羊只是用身体撞了“淘气大王”一下，它的角并未顶到对手。见小羊恢复了自由，母羊便停止了攻击。这时，另一只小羊也过来了，母羊带着两只小羊又回到路边，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重新低着头



吃它们的青草，一副悠闲的样子。那“淘气大王”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大概觉得很没面子，捡起一块土坷垃朝母羊丢去。土坷垃打在母羊身上，母羊只是抖动了一下身体，竟没有其他反应。“淘气大王”还想在路边找土坷垃，一个农妇愤怒地喊着从田里奔过来，这是羊的主人。孩子们一哄而散。这时，母羊抬起头，看着孩子们的背影，音色颤抖地长叫了一声。我看到它的眼睛，还是老样子，清澈而黯淡，平静而木然。不过，这次我终于发现了羊的另一面，它们的本性中未必都是胆怯和懦弱。尽管这只是夜空中流星似的一闪。夜空中有这样耀眼的一闪，黑暗似乎就不再是无穷无尽了。

羊儿们低着头吃草。田野里的青草和野花是永远也不会绝迹的，沉静的羊，它们的目光里便永远有充实的内容。生而为羊，也只能大致如此了。

鬼 羊

在乡下，家家养羊，但很少听说有关羊的故事。大概这牲畜太温顺太老实太不引人注目了，人们连为它们编一点故事的兴致都没有。

那天，一群农民聚集在一间无人的屋子里聊天，话题是鬼。鬼话虽然虚无飘渺，这里的农民却每个人都有一肚皮的鬼故事，只是这些故事大多属于道听途说，而且大同小异，无非是走在河边看见有女人跳水，然后又从水里蹿起，面目狰狞；或者是夜里在野地中迷路，辗转不得出，待看见光亮，方才发现是在坟地里……这些传闻，比起《聊斋》中的那些故事，不仅简单无趣，想象力也差得远。当说话有些冷场时，一个一直默默地坐在屋角听别人说话的中年人开口了。

“我碰到过一件怪事，大概是见了鬼。”中年人表情神秘，带着几分恐惧。他是乡里很有威信的一个会计，人人都知道他诚实，不会说谎。他这么一说，屋子里霎时静下来，连抽烟的人也掐灭了手

上的烟蒂。

“有一天夜里，我在公社算账，回家时已是深夜。那夜没有月亮，天黑，看不清路，只能慢慢走。快到家时，前面的路上突然冒出一团白花花的东西。走近一看，是一只白山羊，它站在路上，看着我，咩咩地叫。我想，大概是哪家的羊从羊圈里逃出来了，该抓住它。我走上前一步，想抓它，它看着我，后退一步。我上前两步，它便后退两步。我追得快，它也逃得快。我站定不动，它也就停下来，看着我，咩咩地叫。”

会计顿了顿，刚要往下说，屋子里有人忍不住发问：“这羊和别的羊有什么两样？”

“这时我还没有看出有什么两样。”

“那有什么稀奇，寒天黑地，你脚软，当然抓不住它。”

“我想，抓一只羊还不容易？我不信抓它不住。于是我便放开脚步在光秃秃的田里追它，可是真叫人恼火，它不慌不忙地和我兜圈子，怎么也碰不着它。我急了，对着它大喊一声。我的喊声未落，只见那羊站着的地方一道白光一闪，白光闪过后，羊不见了！”

“它会不会躲到树丛里去了？”有人问。

“这是冬天，在光光的地里，哪有什么树丛！”

“莫不是你眼花了？”

“眼花什么？我盯着它追了有抽一支烟的工夫，怎么会看错？就算眼花了，我的耳朵可不聋，它咩咩地冲着我叫我可不会听错！”

“那么，后来呢？后来怎么样？”

“后来，再没有看到它出来。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地里，东张西望了一会儿，什么也看不见，这不是见鬼了吗？”

这时，屋子外面突然传来一声羊叫，“咩——”，叫声拖得长长的。这平时司空听惯的声音，此刻竟使人毛骨悚然。



屋子里，人们面面相觑，眼神里都含着莫名的惊恐，谁也说不出来。我想，因为羊而引起这些人的恐惧，大概是很难得的一次。

解 羊

刀光冷冷地一闪，锐利的锋刃便消失在白色的羊毛之中。只听见那头强壮的山羊“咩”地惨叫一声，四肢抽动了一阵，就断了气。

七八条汉子围着山羊的尸体，兴致勃勃，笑容满面，欢声不绝，仿佛在欣赏世上最美妙的风景。

操刀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农民，矮小，精瘦，穿一件芦席花土布衬衫，袖子卷得老高，鲜红的羊血溅在他青筋毕露的手臂上，他一点也不在意。他的嘴角叼着一支“生产牌”香烟，嘴里哼着小曲，动作熟练地用绳子把羊倒吊在一棵树上，然后退后一步，两只小眼睛贼亮，目光炯炯地盯着吊在树上的羊，好像在思索什么重要的问题。大约过了三四秒钟，他“呸”地一声将嘴里的烟蒂吐到地上，突然扑上前去，好像是扑到了那棵树上，扑到了羊的身上。只见寒光闪动，那把锋利的短刀在他手中凌空挥舞，刀锋上上下下前后左右在羊身上乱划，只听见刀刃和皮肉摩擦得嚯然有声，羊肉一片片挂落下来，却不见刀锋撞到骨头。再看那宰羊人，双目微阖，如痴如醉，嘴里念念有声，身体随着刀刃的走动舞蹈一般扭动……

这情景，使我想起庄子的《庖丁解牛》，想起两千多年前那个身怀绝技的屠夫，他把血淋淋的屠宰演化成令人惊叹的艺术。把屠宰牲畜变成艺术，似乎很难和诗意连在一起，这只是主宰世界的人类对征服者略施小技，却将人的聪明和灵巧，冷静和冷漠一起展露无遗。小时候读这篇古文，我曾经产生很多荒诞的联想。在一次做梦时，我梦见自己变成了那个满身牛血的庖丁，走在荒凉的路上，突然被一群黄牛拦住。黄牛们低着头，瞪大的眼睛向上翻着直直地盯